

和平

德國格萊塞著
屈軼譯

文藝叢書

大時代

鄭振鐸
王任叔
孔另境
編主



世界書局印行

代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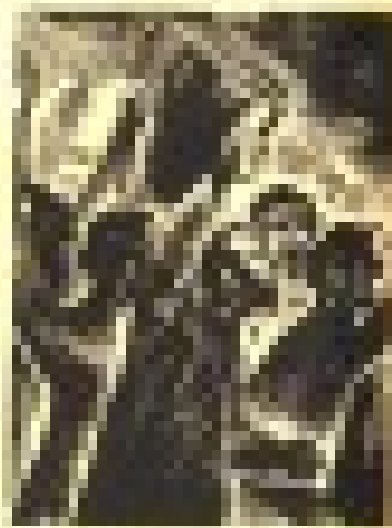
重刊

凡生部
凡生部
凡生部

一

和平

重刊



和平局出版

編主 境另孔 叔任王 譯振鄭

書叢藝文代時大

平和

譯軼屈 著塞萊格

行印局書界世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初版

和平

實價國幣一元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譯出發

著者行版行

著者人者者

格萊屈陸世

萊塞軼誼高書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大時代文藝叢書序

文藝工作者在這個大時代裏必須更勇敢，更強毅的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以如椽的筆，作爲刀，作爲矛，作爲炮彈，爲祖國的生存而奮鬥。在這個大時代裏，文藝工作者成爲無量數的羣衆中的一份子；而不是孤高自賞的自己禁閉於象牙塔裏的人物了。他要應用着他的特殊的技能與工具爲無量數的羣衆寫作，咏歌，演奏，呼號。他要貢獻他的一切給祖國；沒有例外，沒有躲避，沒有退息與閑暇。山林的清音告退，個人的牢愁靠後；不再歌頌愛情，不再讚美自然，沒有例外，他活在這個苦難艱危的時代，他必須負擔一切羣衆所負擔的責任與苦難。他是一個先知先覺者；因之，他必須『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要爲祖國與無量數的羣衆在最黑暗的漫漫長夜裏擎起火炬，

照耀到天明。

在過去的無數世紀裏，偉大的文藝家們，沒有一個不是在苦難中生長的；沒有一個不是爲祖國而貢獻了他的一切的。孔子爲周與魯而殫其一生的力量；其道不行，則退而講學。Aeschylus生在希臘與強大的波斯帝國作着生死鬥的時代；他是一個偉大的悲劇家，同時也是一個出現於波斯戰役裏的勇士。西班牙的 Cervantes 也是一個戰士；他在被俘囚的時間裏寫着不朽的“Don Quixote”；屈原寫離騷，不是爲自己的不幸而寫，他所反復叮嚀者只是『恐皇與之敗績。』沒有一個偉大的作家不是『憂天下』的。『自了漢』與禁閉在象牙塔裏的人物永遠不會成爲一個偉大的作家。所以，當我們的祖國在作着生死鬥的大時代，一切文藝工作者們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貢獻一切給我們的祖國；沒有躊躇，沒有彷徨，沒有躲藏，沒有例外。

這是一個開始。當天色明亮了的時候，當光明的時代到來的時候，Aeschylus 般的偉大作家們必定就會在苦鬥的一羣裏產生出來的。

『冬天來了，春天也就不在遠處了。』

耐得住冬天的寒冷與風雪的，就會見得到繁花如錦的春天。

不要在苦難前而退縮，不要在風雪交加的冬夜裏躲藏起來，不要在黑暗之前低首。當全民族在經歷着空前的火的洗煉的時候，個人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藏身的安穩處所的。挺着胸，擎着火炬，在漫漫長夜裏，照耀到天明！

而天明已不在遠。東邊的天空已隱隱的顯出曙光了。Aurora 已經在飛翔，在向我們走來了。我們這一羣文藝工作者們，力量雖然薄弱，但沒有一個敢放棄了我們的應盡的任務。這部『大時代文藝叢書』的編著，便是我們的工作之一。

是東方將曙以前的一羣叫曉的鷄鳴聲。

然而衆籟皆將響應。天色就要明亮。一個光明的大時代，就將到來。

以此自勵，並以勵人。

是爲序。

大時代文藝叢書

書名	內容	作者	定價
實證美學的基礎	理論	弗聯盧那卡爾 斯基 齊明虞人譯	四角
繁辭集	雜感小品	容廬	四角
橫眉集	雜感筆談	王孔另叔等	八角
捫蝨談	論文	巴人	六角
松濤集	與散詩文	石白 郭源 新等	九角
十人集	創作	柯靈	六角
掠影集	創作	王行嚴	四角
突圍	創作	蘇聯 馮微爾塔	四角
孤獨	長篇	馮微爾塔	六角
和平	長篇	德國 格萊塞	八角
當他們夢醒的時候	悲劇	石靈	四角
法國革命三部曲	三劇種本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世界書局印行

譯者序

學的一般趨向：

格萊塞的和平最初由我譯出在文學上登載的時候，我爲它寫了一篇簡略的小引，說明和平產生時德國文學的一般趨向：

「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戰爭文學就像洪水般泛濫了全世界。即就德國的文學界說，當時就出了三部極其偉大的戰爭小說：雷馬克（Erich Remarque）底西線無戰事，路易·梭（Ludwig Renn）底戰爭，格萊塞（Ernst Glaser）底一九〇二級。這三部小說，不僅在本國哄動了幾十萬讀者，即各國也全都有了譯本。且也得到各國讀者底歡迎。貧乏的中國翻譯界，居然在幾年前，也有這三部小說的譯本。

「一九〇二級可說是格萊塞底出世作，但在和平裏我們看到他底長成。一九〇二級跟和平的關係，恰巧像路易·梭底戰爭和戰後底關係一樣。一九〇二級是無情地描寫了並抉剔出孕育戰爭底危機的德國，跟那起了戰爭後的社會的各方面情形。而和平則是暴露那應該用括號括起來的所謂和平底真實姿態。他是以德意志李卜克納西所組織的斯巴爾達凱底革命事件爲中心，描出當時德國社會之動態，由此而給予今日苦惱着的德國大衆以決定的「批判」。

「格萊塞描出這些事件的場合，用着路易·梭全然不同的手法。在路易·梭總以一根粗線，貫穿作品全體，縱橫疾驅。而格萊塞却以纖細的，然而如磨過的鐵一般發着光芒與鋒利的筆觸，來檢點並解剖他所觸到的一切事象。這一點，在這作品全體上益發表現得明白；它是用一個插話，一個插話的積疊起來的，一經格萊塞底手，就成為燦爛的絲織品。」

「原來德國的現代小說，是已經從那逆轉印象主義之從外向內的路而取了從內向外的路底表現主義轉到新寫實主義，反抗那表現主義底從自己內心創生新的自然，描寫幻影世界的態度。而新寫實主義底式樣，一般總是以報告的形式，代替敘述。即所謂報告小說（Roman-Reportage）所謂報告（Bericht, Reportage）在其終極上是取端的地述說事實的態度。然而不是像自然主義一般，光把自然人生之外面的事實複製一下就行，還必得把潛伏其中的神祕也給報告出來。報告不是故事（erzählen）甯可說是表現（darstellen）。這方法在動搖的社會裏有其存在的基礎。而格萊塞優越之處，却又能在其作品的實踐中，很巧妙地應用這方法：這就是把報告者混入在一極其混亂的場面裏不見了，而報告者又能走出這場面而指出其混亂中的機構，予以正確的批判。因之，作品的感人力量，十分強大。文學史家而又是評論家凱爾達曼，他是不理解報告文學的。但他對於格萊塞的批評，却說：「格萊塞……總是毫無客氣地把我趕入這窮迫的一切的場面中。」這也可見格萊塞作品之一貫地流溢着的真實的熱情之逼人。」

「這小說是在一九三〇年開始在 A · I · Z 雜誌上第四〇號起陸續發表的。初名「和平與麵包」

(Frieden und Brot) 其後印行單行本改題爲「和平」(Frieden)。我所依據的譯本，是兩種日譯本：一是清野季吉譯的，一是大野英敏譯。主要還是依據後者，因為它是從單行本譯出來的。」

「格萊塞現在也是個被放逐的作家了。但在這世界上，一切有正義感的作家底運命，是中外同然的。這也並不爲奇。在一九三三年格萊塞又做了一冊「阿爾塞斯的土地」也還是第一人稱的寫法。在其手法上，已經有些改變。在這裏，我們也不想多說了。」

關於格萊塞的生平和他的創作生涯，這裏說及的很少，而我所能找到的參攷材料，祇有是日文的。現在把這一譯述印成單行本，我想爲他寫一篇比較詳細的介紹文字，爲了日文關於德國文學的書之不易得到，是更不能了。所以祇能說一說對於這一作品的我的感想和翻譯的經過吧。

我最初讀到的和平日譯本，是清野季吉譯的，等到我動手翻譯時，才得到大野英敏的譯本。我要把這小說翻譯的動機，完全是爲了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的英勇的鬪爭精神所陶醉。雖然他那略近於機械的經濟史觀，據我看，未必是完全正確的。但我不能不對於一個爲主義的信仰而犧牲一切的革命者表示我的敬仰。得到大野英敏譯本以後，我才知道作者把這小說大大地修改過了。明顯的例，他在這裏加了一個最重要的人物，便是馬茲克思·夫拉，一個小資產階級性的人物。由於這人物的轉變，使我們深深地知道德國大戰後一部分國民心理的轉向。格萊塞的企圖，據我看來，是把辯護士霍爾曼代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意識形態，把凱尼希代表德國康敏主義者的意識形態，在推翻凱塞的政權之後，這兩種意識尖銳的對立起來。前者所要求的，是和平與秩序，而後者所要

求的是革命與麵包——也就是變帝國主義的戰爭爲革命戰爭的鬥爭。然也爲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布爾喬亞意識的生長，這鬥爭終於失敗了。馬茲克思·夫拉在這鬥爭的劇烈展開中，時時表現出他的不堅定性，忽而興起，忽而沒落，終於在他極左的觀念下，暴露了他虛無主義的實質。也就是表現出，他那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發揮，轉變爲小資產階級反動性的開始的過程。譯完了這一小說以後，我恍然明白：希特拉今天的「成功」（？）並不偶然的了。

德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批評家 席萊爾，在他那德國法西斯主義文藝學裏，指出在戈培爾宣傳部長指導下，德國文藝思想的本質，一是復古精神的貫徹，二是人種學說的高揚；而這些法西斯主義的文藝學者，大半是從社會民主主義者轉變過來的，在文藝上，他們崇拜席拉和歌德的日爾曼精神；在思想上，他們發展了黑格爾哲學的觀念論的實質，和尼采的強權主義，使德國國民在德國經濟恐慌下提高其民族的優越感，追隨於金融巨頭之後，轉向世界侵略，殖民地略奪這一路上去。夫拉的沒落，却成德國黑格爾觀念論的發展的基礎。

德國的資產階級，是較之英法爲更無恥更卑鄙的。在他沒有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任務之際，老早就和封建貴族妥洽了。接着，在世界大戰以後，它更向反動的法西斯主義轉變，實行武裝彈壓。而德國的無產階級，又由於社會民主黨的出賣，削弱了他武裝鬥爭的力量。雖然，在今天，德國的無產階級依然沒有失却他的戰鬥力，但還不能團結全國人民大眾的力量，來推翻法西斯政權，總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劇。和平的結局，是這一悲劇的開始。我個人是從來沒有比讀和平時那樣感動過。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和平與秩序的要求，是將德國毀了。格萊塞給我們的指示，

並不小的。

像這樣的小說，我以為當作歷史看，也無不可。文藝作品與歷史不同的地方：它是形象化的，將歷史的真實的本質予以暴露。它無需如歷史一般作繁瑣的事象的記述，它要求有歷史發展中人物典型性格的描出。過去的作家，主要是歐洲資本主義發達起來時候的作家，他們專從小事件上暴露社會個別的真實相；人物的性格，或與社會環境相隔離，或與歷史的發展無涉。佛勞貝爾與莫泊桑，是屬於這一類。但寫人間喜劇的巴爾扎克，却闊大地將法國十八世紀末葉十九世紀初葉的整個社會實相寫出了。到了輓近，世界的偉大作家，不論蕭伯納，不論巴比塞，羅曼羅蘭，不論辛克萊，高爾特，全和高爾基以下的蘇聯作家一樣，是把文藝的政治性的傾向，特別提高了。而且把這傾向組織在實生活的鬭爭中。也祇有展開一切的偉大的鬭爭的場面，文藝作品才有它真實的價值。希臘自然哲學家赫拉克里特，說鬭爭是一切的君王，一切的父親。這對於我們文藝工作者將是偉大的提示。沒有鬭爭，也就沒有生活，更談不到文藝作品。和平從其究極意義上不過是倦於人生者怯於鬭爭者的幻想。結束了人與人的鬭爭，我們將更進一步開始人與自然的鬭爭。在抗戰十八個月後的今天，我把這和平的譯本送到世上去，在強調文藝的政治性和鬭爭性上，我想，給予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多少有點用處的吧。

但由於德國與中國的歷史底社會底條件不同，格萊塞所暗示的革命的路，不一定是中國反抗侵略戰爭結束以後的路。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民族資本家沒有像德國資產階級那樣的可能發展的前途。「長

期的戰爭，決定長期的建設，「戰爭勝利以後的中國，將通過與自然的鬭爭——建設的路，而求得完全的自由，獨立與解放；在某種限度下完成資本主義性的建設過程中，中國將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緊接於國外戰爭之後的，像這小說中所提示的革命戰爭，在中國是可不必要發生的。這全決定在戰爭的本質上。因為前一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而我們的抗戰，則是反侵略戰爭。我很盼望讀這一小說的人，不要把眼光離開產生這一小說的土地。

我非常感謝振鐸兄和劍三兄，給我翻譯這篇小說的機會。不是文學上允許我登載這一翻譯，我想，現在也還是存在我記憶裏的東西吧。在翻譯中間，幫助我解決疑難的，是楊騷兄和章雨萍，蘇光耀兩兄。「人生如朝露，又若參與商，」現在雨萍兄已去世了，楊騷兄也不知到哪裏去，對於這譯本的出版，我確有無限感慨。在八一三戰爭未發生之前，我是想弄一本德文原本，托人來對勘一下的。曾經托在東京的金學誠兄設法購買，但回答是絕版了，向日譯者借，又不曾成功。從虹口逃出來的時候，什麼書籍都沒有帶出。祇有一箱別人的作譯的稿子，和自己的一部分舊稿，幾本文學是帶出來了。而那所根據的譯本，卻不曾帶出，這使我想重新校勘一遍都不可能。輾轉托朋友往內山書店去購買，最初的回答，要往日本去配，最後的回答，也是「絕版了。」爲了法西國家對於文藝作家和作品的壓迫的毫無理性，這使我更有勇氣把這即使有錯譯誤譯的作品出版作爲猛烈的抗議！我不羞怯地敢於說，我將以這來說明法西侵略者的無恥與殘暴，正也是我抗戰工作之一。

二月十日

「回家去吧！」

站在車站入口禁止進裏去的兵士說着。

他穿着統從前是黑灰色的但現在變做褐色了的外套，戴着沒徽章的軍帽，拿着枝槍，架着鐐克爾邊的眼鏡。他底旁邊，有隻鐵絲做的小籠，其中燃着焦煤。焦煤底氣焰，蒼然與霧相染，因此，霧氣不管怎麼濕重，總像發着抖。兵士在右肩上，倒掛着槍枝。——槍上背帶不是真正的牛皮，而是不燃性的紙皮做的。——還啃着麵包。他時時把麵包放到燒着火的鐵絲籠上去烘。他底身邊這時混着霧與冷氣。

我走近入口時，兵士並不看我，祇說：「回家去！回家去！」他說着，又在煤爐旁邊走了一轉，從鐵絲籠下，取出塞着木栓子的鉛筒，抹了抹筒口，湊着嘴，全像對着那天上的星星——那雖然隱沒在霧裏不見却一定在我們頭上輝煌着的星星，用喇叭吹它出來一般。——他就那樣引頸而飲。而且，他還蹣起兩足，恰如要把筒中東西，急速倒下去。這就把鉛筒屁股隱沒霧中，顯出他的龐大。他底槍枝止如大鐘底擺，規則整然地搖擺着。這是上午七時五十分，是十一月。

霧成爲柔毛一般的蒸氣，覆蓋了廣場。霧又如污穢的綿絮，懸掛在車站前面。圍成廣大的半圓形，連籠於廣場上的每進屋子，給霧直沒到屋頂。爲污色所包圍。從上街流來的霧，越來越濃，常常結成巨柱一般上昇，吞沒樹木，越過車站屋頂，又如灰色毛蟲，落於月台之上，於是在那處紛散了。

我朝著兵士，站在貨棧堆積場上。堆積場前右手，要運到法蘭西戰壕去的坑木，高高地堆積着。材木之間，有霧流出，與長在樹皮上的樹菌底乾屑相混。樹已乾燥起裂，泌着最後一滴樹液。因此樹就發出像誰在不絕地伸屈兩腳似的聲音。

我瞧着那兵士。站在煤爐前面烘着手的他，浮出於吊燈斜射出來的圓錐形的光輪裏，這是褐色霧海中惟一的對象。

他年約五十左右，似乎屬於一年前駐屯我們鎮上的那個看護隊的，他已不很遵守出勤規則，這從他胡亂地背着槍枝，已可明白；還有小煤爐，也可證明。他一定是一過勤務時間，即在酒店裏胡說八道，憲兵隊目爲壞蛋，穿着軍服的人們裏的一個。一個月前他們中有兩人，因爲唱了唱被禁的歌曲，拘禁兩個禮拜；之後，送到戰線去，又在衛戍司令部門前，示起威來。結果，不再輸送到前線去，罰減伙食。一到禮拜天，他們就成羣結隊到森林裏去，跟那在前線作戰的兵士底老婆幽會。

他們中又有許多人，則不揀選森林，却揀選阿斯巴拉加斯田隴。我與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晚上回家時，就看到他們在沒遮蔭的草叢後面，大膽地躺在女人身邊，喘息而且歌唱。

這些人大都身材適中，有一付食慾旺盛的胃，圓漲的眼，發紅的手，看去跟年齡倒還相符。大概是手工業者階級出身。對誰都頗親切；有點小好處，也就歡天喜地。他們中許多還把軍需品倉庫領來的食糧與衣服，做着祕密買賣，在街上不向長官行禮，頂叫他們高興。他們碰到長官時，就趕快躲進人家屋裏，要不然，也馬上轉入橫街。然後，捧着肚子大笑出來，走上原來的路。他們如此欺弄長官，到晚餐在酒店裏說起這事，博得一座喝采，因而洋洋得意。這一座人，因反對戰爭的鬭爭，那時已成爲小市民的反對派。他們一談及和平時，他們就想到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時代，想到他們底家，他們底食事，他們底收入，他們底休息；還想到他們底禮拜日之 *Communiqué* 的紅花，想到他們底祝祭與工會。直到一天中底最後一分鐘，他們還想着種種要求，絕不掛齒國事，他們想取回爲一九一四年的奮昂所捨却的平安與秩序。他們就想回到故鄉去，坐在熟習的椅子上。他們不是革命者，他們是膽怯的不平之徒。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說他們是革命的危險物。他是從其可能性上對我說的。因爲，革命是着目於新的秩序，而這些人却着目於舊秩序底回復。他在散步的途上對我說明戰爭是革命的第一階段，戰爭崩壞後必須開始第二階段，即社會之根本的改造，例如俄國一般。

關於這一點，他底意見與工會尖銳對立。工會裏人，祇要戰爭完結，但不欲如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所說，爲制度之改革。

我不能與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爭論。因爲我不能對抗他底辯證法，不僅爲他是個哲學與經濟科的學生，且因受穿肺重傷免除軍役，即就他底風采，亦有叫我不能抗辯般的威權。他對我打開他底思想；他在散步途中教我